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56

約翰生

約

翰

生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56

■版權所有■

■請勿翻印■

主 作 譯 插 出

編：梁

姆

實

士・鮑斯威

秋

者：詹

士・鮑斯威

爾

者：楊

士・鮑斯威

松

圖：陳

銘 錦 松 郁

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二三三(三線)

郵撥：五三三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

樹

章

法律顧問：李

洋

師

印 刷：中

興

廠

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K815  
J6  
831

港台书室



90101766

約翰生 *Samuel Johnson*



●梁實秋主編

#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 約翰生

|      |   |
|------|---|
| 少年老成 | 五 |
| 異鄉作客 | 六 |
| 紅粉知己 | 八 |
| 前往倫敦 | 三 |
| 聲名大噪 | 三 |
| 編纂字典 | 五 |
| 發行期刊 | 元 |
| 痛失愛侶 | 四 |
| 獻書風波 | 四 |
| 繼續寫作 | 四 |



|               |     |
|---------------|-----|
| 皇室的恩寵……………    | 五一  |
| 歷史性的邂逅……………   | 五四  |
| 哲人風範……………     | 六〇  |
| 文壇霸主……………     | 六七  |
| 海布里地之旅……………   | 七九  |
| 膽識過人……………     | 八四  |
| 法國去來……………     | 八九  |
| 返鄉訪舊識……………    | 九二  |
| 嘉言善行……………     | 一三〇 |
| 『英國詩人列傳』…………… | 一四〇 |
| 知交零落……………     | 一五〇 |
| 歲月不饒人……………    | 一五四 |
| 蒙主恩召……………     | 一六三 |
| 後記……………       | 一七三 |
| 年表……………       | 一七六 |





## 少年老成

薩姆爾·約翰生於一七〇九年九月十八日出生在英國斯塔福郡的利其菲爾德鎮，他一出生後，便馬上被送到教堂接受洗禮；在該鎮的瑪麗教區，現在還保存著這一項記載。

他的父親邁可·約翰生是德貝郡人，家世平凡，後來移居到利其菲爾德，在當地開店販賣書本和文具。他的母親莎拉·福德原是瓦立克郡一個富裕的義勇騎兵的後代。他們結婚後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薩姆爾具有卓越的品格，也就是我現在所要詳細描述的對象。次子納桑爾不幸於二十五歲便過世了。

邁可·約翰生長得非常粗獷，可是在他那一副高大的身材下，卻隱藏著一種潛在的悵鬱症，這或許是由於對生活產生厭煩，使他的性情蒙上一層陰暗。薩姆爾從他父親的身上繼承了這一種相同的性情，「一種很糟糕的憂鬱症」，這種性格在他的身上表現得很鮮明，「使他的一生都咆哮不已，幾乎難得清醒。」

由於環境的局限，邁可很勤奮地工作，希望能打開銷售量，他不僅在利其菲爾德開店，還經常到附近的城市去賣書，那時候，各地普遍缺乏書店，甚至連伯明罕這種大城市也沒有一家書店

邁可往往利用市集的日子，趕到那兒賣書。邁可精通拉丁文，在當地的名聲很不錯，因此有機會在利其菲爾德鎮上當個小官。他既有涵養，又懂得生意手腕，不久，就賺得一筆可觀的財富，後來，他將所有的錢都投資在羊皮紙的製造上，結果生意慘敗，幾乎瀕臨破產的邊緣。他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也是一個忠貞的保皇黨，很同情斯圖亞王朝的傾覆，雖然後來礙於現實，還是宣誓效忠於當朝。

約翰生的母親是一個賢淑而聰慧的婦人，我有一次曾向一位在伯明罕當醫生的約翰舊日同學韓克特請教，她是否以她的兒子感到驕傲，他回答我說，「她有太多可以驕傲的理由，而且她也深知她的兒子值得博取這些驕傲。」她也是一個相當虔誠的教徒，她早期灌輸給她兒子的宗教信仰，對他產生了極大影響，使得世人日後能够蒙受其利。據他告訴我，他第一次注意到「天堂」這個字眼，所產生的印象便是，「一個好人去的地方。」至於地獄，則是「一個壞人去的地方。」這些概念都是小時候和媽媽一起在床上時，由媽媽灌輸給他，而那是留下記憶力的最佳場所。他驚人的記憶力，在他一生中從未衰竭，使他有很傑出的成就，這一點實在令人難以相信。我曾在一七七六年從他的繼女露茜·波特的口中，獲悉一些他幼年的情形，從早期的一些例子，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他為何能在利其菲爾德造成如此大的震撼。當他還很小的時候，便開始學習閱讀，有一天早上，約翰生太太把一本通俗的祈禱書放在他的手上，指出那一天應該讀的部分，並且對他說，「小姆，你必須將這一段背完。」說完，便逕自上樓去，讓他獨自留下來閱讀；當她前腳剛踏上二樓時，卻聽到他跟在後頭的聲音。「怎麼回事？」她問。「我已經背好了呀。」

小約翰生據實回答母親，然後一字不漏將整段背出來，依照時間算來，他絕對不可能將那一段讀過兩遍以上。

還有一個例子可以顯出他非常早熟，這一點實在無庸置疑，因為在日常的交往中，我經常懾於他過人的權威。據說，當他三歲大時，有一次，無意間踩死了一隻剛孵出來的小鴨，結果，他憂戚的將自己想出來的墓誌銘念給母親聽：

「這裏躺著的是一隻傑出的鴨子，

牠被薩姆爾·約翰生所踏扁；

如果牠能活著，一定會是一隻乖鴨，  
因為我們早就看出牠特殊的地方。」

活潑可愛的小約翰生不幸感染到瘰癧病，這種症狀將他原本俊美清秀的面貌完全毀掉，並且嚴重破壞他的視神經，使得他的一個眼睛完全失明，雖然這個眼睛看起來和另一個眼睛並沒有什麼差別。在他的祈禱詞中，有一句發自內心的祈望，「當我的眼睛能够重新恢復它的功能時。」許多朋友都知道他有這項缺陷，不過，我並沒有察出任何異樣；我先前只不過以為他近視較深罷了；事實上，根據我平日的觀察，實在很難找出他的視覺有任何缺陷。相反的，他的觀察敏銳，同時又能明察秋毫，任何小事物都很難逃出他的視野。當他和我到蘇格蘭高地旅行時，有一次，

我指著遠遠的一座山對他說，那座山看起來很像一個圓錐體，他立刻糾正我，告訴我那座山的兩邊山腰並不相等，一邊大，一邊小。認識他的女士都異口同聲承認，再也沒有別的男人像他那麼懂得鑒賞女士的服裝。

據說他那種不幸的疾病是被他的保姆傳染到的。當時，英國很流行一種說法，即是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只要經過皇室貴族的撫摸，就能不藥而癒。他母親聽信這種傳言，便不辭辛勞，帶他到倫敦去，他在那裏果真讓安妮女王摸了一下。後來別人問起他是否還記得安妮女王時，他曾經據實地說，印象很模糊；不過他時又能嚴肅地回憶起，她是一個珠光寶氣的婦人，後頭拖了一條很長的黑頭紗。然而，這次的撫摸並沒有治好他的病。我後來曾向他打趣，他回答說，他的母親把他帶得不够遠，她應該把他帶到羅馬去。

他最早跟隨一位寡婦戴密·奧莉薇老師學習英文，她在利其菲爾德開辦一所學校，專門招收一些小朋友。他告訴我，她能閱讀粗體鉛字，經常要他向父親借書給她看。當他後來要到牛津唸書時，她還依依不捨地趕來送行，並且發乎真誠地送給他一個薑汁麵包，宣稱他是她所教過的最優秀的學生。他每提起這些早年時所得到的讚譽時，總是得意非凡，嘴角泛起笑意說，「這便是成績優秀所得到的最佳證明。」他的第二個指導者是一位英文教師，他經常親暱的呼他的老師爲湯姆·布朗，據約翰生說，湯姆曾經出版了一本有關音標的書，只是現在可能無法找到半本。

他開始跟隨利其菲爾德文法學校的一位助理教員華金斯學習拉丁文，他形容他「頗有專長」。他隨著他學習了兩年後，又轉而接受校長韓特先生的教導，韓特對學生很暴躁，經常無故地鞭

打他們，也不過問學生是不懂或疏忽；便先施以一頓老拳。他問學生問題時，如果學生答不上來，鞭子便跟著狠狠抽過來，而從來不去探討學生們是否學過這些東西。舉例來說，他隨便叫一個學生起來，問他拉丁文的「燭臺」要怎麼說，如果學生不知道，拳頭便如雨點般落下來，試問，如果學生們懂得每一件事情，他們又何必求教於老師？

不過，約翰生還是很明白，他從韓特先生處獲益匪淺。有一天，蘭格頓先生問他如何獲得這麼精湛的拉丁文涵養，我相信他的拉丁文遠超過當代的任何一個學者；他回答說，「被我的老師打出來的，如果不是得力於那位老師的教導。我到今日可能還一事無成。」他告訴蘭格頓先生說，當韓特先生無情地抽打他們時，口中總是念念有詞，「我要把你們從絞刑臺上解救下來。」約翰生對於體罰學生的事頗為贊同，他說，「我寧願用鞭打的方式促使孩子們努力學習，而不願意嘮嘮叨叨對他們說，你們要這樣做，那樣做，才會比你們的兄弟姐妹有更大的成就。鞭子本身便具有絕對的力量，孩子們害怕受到鞭打，就會主動去讀書，如果鼓勵他們互相競爭，以決優劣，只會替他們埋下不合的基因，使得兄弟姐妹之間產生仇視的心理。」

他的同學韓克特曾向我提起一些他們在學校裏的情形。他的學習能力似乎全憑直覺而來，雖然他也秉承人性怠惰和拖延的毛病；可是每當他下定決心做一件事，就一定能夠佔鰲頭。他的記憶力很好，幾乎是過目不忘，假如一個兒童是一個成人的縮影，那麼我們可以看出，他從小的明智心靈終其一生都不曾改變。他經常協助同學解決課業上的問題，因此同學們都唯其馬首是瞻，畢恭畢敬；爲了博取他的歡心，有三個男孩每天都到他家迎接他去上學，韓克特先生經常也是其

中的一員。在三個人中，中間的一個蹲下來讓他騎在背上，其他兩個則分別在兩旁扶持；一行隊伍就這樣浩浩蕩蕩的上學去。他似乎生下來便是一個勝利者。有一次，他向我提起，他在學校時非常突出，他說，「他們從來不會拿我和別人相比，他們絕對不會說約翰生比得上那個學者；他們只會說某個優秀的學者可以和約翰生相比，不過，很少人被他們提過，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一個羅爾（Lowe），但是我卻不認為他是一個優秀的學者。」

他很少參加其他孩子們的遊戲，唯一的娛樂是在冬季裏，在腰上綁著一條襪帶，由一個赤足的男孩拖著他在冰上滑行，這並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因為他的身軀龐大。事實上，由於他深度的近視，使他不便享受一般運動。有一次，他愉快地對我說：「這樣子也不錯，我可以省下許多玩樂的時間。」

約翰生曾經在他的舅父柯尼里斯·福德家寄居了一陣子，在他十五歲，接受他表兄的建議，前往烏斯特郡的史托橋就讀，不過，這間學校並不如他先前所想的，可以讓他學習到很多東西。據說，他表現得很傑出，還幫忙學校裏的老師衛特華斯先生教導年紀較小的學生。他告訴我：「衛特華斯先生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不過很懶，他對我很嚴厲，可是我不忍責之太切。我那時候已經是一個大孩子了，他知道我不很尊敬他，他也不可能從我身上得到一些榮耀。我努力自學的結果，早使我有能力更進一層去吸取各種學說。如果說我在他的學校中學習到一些事，那也只能歸諸於我自己的勤勉，和前一位老師的指導。」

他把這次的經驗和跟隨道洛莫爾的主教伯希博士學習時的心得做一番比較，他曾經在這兩個

文法學校讀過，「我曾從其中一個學校裏學到很多，但是卻沒有從老師那裏學到任何事；另一個學校對我雖然沒有什麼助益，可是學校裏的老師卻教給我很多事。」

約翰生在史托橋待了一年多，然後回到家，在家裏住了兩年，過著遊手好閒的日子，這對於他的才華而言，實在是一項很大的損失。從他學校的作業和日常的寫作中，在在顯示著他具有傑出的詩才。

他回到家裏的兩年多，變得很懶散，父親經常責備他沒有規律。他對生活沒有計畫，對未來更沒有任何展望，就這樣漫無目的一天度過一天。不過，雖然並沒有實行讀書計畫，在這一段時間內他還是閒散地讀了不少書，看到什麼書就讀什麼書。他後來總愛提起小時候一些無意間發生的讀書趣事。有一次，他猜測弟弟把一些蘋果藏在父親店裏書架上的一本大的對開本書的後面。他躡手躡腳爬上去找那些蘋果，結果蘋果沒找到，卻找到一本佩脫拉克的書。他曾經在很多書的序言裏看到這個名字。抑不住強烈的好奇心，坐下來一口氣讀完了一大半。他告訴我他在這兩年中的閱讀也不全然是爲了消遣，「我不是閱讀航海或旅行等有趣的書，而專挑文學方面的著作，全部都是屬於古典文學：包括一些希臘作品，一些亞奈科雷和海希奧德的著作，我讀過的許多書，相信在大學中也很少有人讀過，他們通常只會閱讀老師交到他們手上的書，除此，幾乎很少自己去找書籍來閱讀；所以當我後來進入牛津時，潘勃克學院的教授亞當斯博士說我是他所知道的學生中最具有入學資格的一位。」

邁可·約翰生的經濟狀況窘迫，要靠他自己的力量送兒子到昂貴的牛津大學就讀，實在是不

太可能。只是這個問題對約翰生而言，實在太尖銳了，因此我不敢貿然請問他。不過，他的同學泰勒博士曾一再向我證實，最初提出上牛津的計畫是源於一位住在什羅浦郡的同學，他想到牛津就讀，並且自願資助約翰生學費，好與他爲伴。事實上，約翰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接受任何人的幫助。

約翰生終於在十九歲時，也就是一七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進入牛津的潘勃克學院就讀。可敬的亞當斯博士曾經告訴我，約翰生抵達牛津第一夜的情形。那天傍晚，他由激奮的父親伴同，一起到學校來，他的父親託人設法將他介紹給喬丹先生，他是約翰的老師，他的父親對兒子很慈祥，還喋喋不休地向別人述說他的兒子是一個優秀的學者、詩人，能够寫拉丁詩。他的樣子看起來很奇怪，不過，舉止倒還中規中矩，一言不發地坐在旁邊，一直到我們討論某事時，他突然插入我們的談話，並且滔滔不絕地引用曼可比斯的話；就這樣，使我們對他的學識素養產生了很深刻的印象。

他的老師喬丹的能力，似乎無法勝任指導約翰生的工作，約翰生曾對我提起他，「他是一個很不錯的人，只可惜我無法從他那裏得到一些教誨。上課的第一天，我乖乖地到學校去等候他，如此持續了四天。第六天，喬丹先生問我爲什麼沒去上課。我回答他，我到基督教堂附近草地溜達。我對他說話時，露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样子，就像我現在對你說話的情形一樣，我實在搞不懂，我倒底有沒有做錯，或者冒犯了他。」鮑斯威爾：「先生，這正是堅忍不拔的偉大表現。」約翰生：「不，這是全然的瘋狂。」

他很敬愛喬丹先生，不過並不是爲了他的學問，而是基於他的爲人。他說，「誰當了他的學生，誰就成爲他的兒子。」

約翰生經常在無意間流露他縱橫的詩才。有一次，喬丹先生要他將波普的一首詩翻譯成拉丁文，以當作耶誕假期的作業，他毫不加以思索，卽席將那首詩翻好，由於他博學表現，使他獲得不少喝采，成爲學校裏受人推崇的要角。

「不健全的憂鬱症」經常潛伏在他的體內，知道這種情形後，我們對於他日常一些怪異的舉止，或許就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釋。這個症狀從他小的時候，就存在他的身上，明顯地影響了他的個性，而且在他二十歲時，全盤地發作，將他導入一個悲慘的方向。當他在一七二九年的假期中回到利其菲爾德時，發現自己被一種可怕的憂鬱症所侵襲，他變得焦慮、浮躁、頹廢、沮喪，覺得眼前的世界呈現一片悲哀。終其一生，他始終無法完全擺脫這種不幸的疾病的糾纏。他的勤勉、他的享樂，往往會在突然間受到打斷。上帝製造人是多麼奧秘啊！約翰生擁有超越凡人的卓越心靈，卻又同時遭受到這種紊亂的疾病打擾，曾經體驗過這種不幸的人，一定不會嫉妒他高超的成就。他告訴過佩拉戴斯先生，有時候覺得意志消沉，神情恍惚，以致連時鐘上的指數都看不清楚。

約翰生開始尋求宗教上的慰藉，他告訴我他對宗教觀念的進展，「我九歲時，對宗教變得漠不關心。我們常去的利其菲爾德的那間教堂要修建，於是，我們便又轉到別家去做禮拜，由於我的視力不好，再加上對聽道沒什麼興趣，因此，禮拜天我經常溜到郊外去。這個習慣一直持續到我十四歲時，我仍然很不願意上教堂。不過，我在言語上並沒有肆意反對宗教，因爲我對它沒有

多加思索。後來，我上了牛津，有一次無意間讀到一本『嚴正呼聲至崇高生活的法則』，我原本以爲這又是一本荒謬的書（就像通常的書一樣），或許我又可藉機嘲弄它一番。可是，當我開始讀它時，卻對裏面的法則大加信服；這是我第一次對宗教萌生熱烈的想法，從此，我變得對宗教熱心起來。」自此以後，宗教成爲他的主要思考方針；不過他經常以一個誠實的基督徒的認知，懊悔自己實踐的責任比理想中的要少。

宗教對約翰生的影響很大，即使在他年輕氣盛的時候也不例外，我們從以下他所寫的這一篇日記裏，便可窺出端倪：「一七三六年九月七日，今日，我剛好要邁入二十八歲，喔！上帝，請看在主耶穌的份上，幫助我以正確的態度追循正義的公理，阿門！」

約翰生在牛津所讀過的科目，以及他在假期時，回到家裏所閱讀過的書本，至今已不可考。只聽說他在讀書時，沒有什麼規律，他告訴過我，他在很小的時候，就非常喜歡讀詩，可是很少把任何詩由頭讀到尾，他也喜歡閱讀莎士比亞的著作，不過，『哈姆雷特』裏有一場魔鬼的演說，卻使他在獨處時，感到害怕。他告訴我，他在牛津時，讀得最紮實的不是希臘史，而是荷馬、尤里披蒂（譯注：西元前四八〇？）四〇六年，希臘悲劇作家），和一些短短的諷刺詩，他特別喜歡形上學，不過也沒有很認真念。我認爲他對自己的批判很嚴謹，也一定竭盡所能去吸取各種知識，就像文學史上的一些學者一樣；記得有一次，我對他提起某人，並問他那個人是否很用功，他回答我說，「不，先生；我不認爲他很用功，我從來不知有那一個人很用功；我從結果來判斷，只有少數人，像賓特萊·克拉克那樣，才稱得上用功。」從他對別人的評論，從他的文章和

談話中，我們可以斷言，他的閱讀相當廣泛。亞當·史密斯博士是那時候少數幾個具有嚴正判斷力的學者，有一次曾對我說，「約翰生是活人中書讀得最多的。」他具有靈敏的洞察力，能够一眼就抓住任何書本的精華，根本不用多花精力就能將一本書從頭讀到尾。大部分時間，他對於讀書或寫作都很不耐煩，很希望馬上將它解決掉，由於新鮮的心理，使他在大學中的第一篇作業重寫了兩次，不過以後再也沒有遇到這種麻煩。我們可以發現，他最卓越的作品部是在雷霆萬鈞的氣勢下，一氣呵成。

亞當·史密斯博士告訴我，約翰生在潘勃克學院時，「他是一個開朗又喜歡嬉鬧的學生，經常被一羣敬愛他的同學團團包圍。他在那裏度過了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然而，這種說法卻印證了外表所引起的謬誤，而且我們也經常忽視了我們所熟悉者的內心深處，因為那時候他正貧病交迫。有一次，我對他提起史密斯博士的一番話，他說：「天啊，我那時候幾乎快瘋掉。我的苦楚卻被他們誤以為是歡笑。我極度地貧困，只努力思索如何利用文學和智慧來突破眼前的障礙，為自己開拓一條嶄新的路子，因此，我唾棄所有的權利和威勢。」

我找不出他在潘勃克時，有那些較親密的朋友，不過，史密斯博士告訴我，他曾在那裏經歷一場至死不渝的愛情事件。約翰生非常喜歡誇耀潘勃克學院所教育出來的一些傑出人士。身為一個詩人，他更愛提起潘勃克蘊育了多少詩人，每次提起這些事時，他總不忘附帶一抹勝利的微笑，「先生，我們是一窩會唱歌的鳥。」等到他臨死之際，還將自己的著作全部捐給潘勃克的圖書館收藏。